

多
面
生
活

想了解中國古代女性的生活狀態嗎？日前，由浙江省博物館策劃的「麗人行——中國古代女性圖像雲展覽」已正式上線，通過電腦或手機就可以看到來自中國三十二家博物館的一千餘件以女性為題材的繪畫原作。

該展覽通過數字化手段，將留存下來的古代女性題材畫卷分為「態濃意遠」、「繡羅翠微」、「雲暮椒房」、「逝水流年」以及「閨閣芳菲」五個單元呈現「雲端」，觀眾可隨時隨地，用當代的、開放的視角去探究古代女性的社會生存環境、日常生活狀態以及內心狀態。據悉，此次雲展覽後續還將不斷增補展品庫，形成相對全面的女性題材繪畫數據庫，打成為不落幕的網上展覽。

大公報記者 王莉

麗人雲端行 畫中品 芳華

宋無款《耕織圖軸》。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鑒古代女性「人設」

從展出的畫卷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女性活動範圍都居於內宅後院之中，相夫教子、紡織刺繡就是她們最重要的生活內容，而且有些形象顯然不是女性真正勞作的形象，只是在傳導「相夫教子」「男耕女織」的觀念。如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南宋《耕織圖軸》，畫面分為上下兩部分，前方兩間茅舍中五名婦女正坐於織機前熟練地紡織，屋後是男人們耕種的場景。

蔡琴表示，中國古代女性是有「人設」的，身體不能超越家居範圍，行為不能超越家務範疇，意識不能超越家庭範式，她們是女兒、妻妾、母親，卻唯獨不是她們自己。有條件的士大夫會在私家宅院中開闢後花園，以供家中女眷遊玩

解悶，但也仍是將她們牢牢困鎖在內宅後院之中。清代吳求的《香閣雅集圖》、清代冷枚的《春閨倦讀圖》都反映了此類場景。

她還特別強調，觀眾如果仔細觀賞可以發現，畫卷中經常出現重簾、帳幔等元素，其實這既是女性生活空間上的隔離和封閉，也是情感天性上的壓抑和束縛。

清冷枚《春閨倦讀圖》。天津博物館藏



清胡錫珪《梳妝仕女圖》。蘇州博物館藏



清潘振鏞《仕女圖》。

廣東省博物館藏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愛美是女人永恆的主題，在此次展出的千餘幅佳作中就有不少是以「女為悅己者容」「對鏡貼花黃」為題材的。

蘇州博物館館藏的清代胡錫珪的《梳妝仕女圖》，畫的是一名侍女正在給女主人梳妝的場景，女主人坐在藤椅上，滿頭珠翠、遍體綾羅，身後侍女正在給她佩戴簪子，大理石枱面的梳妝台上擺着翡翠綠的首飾盤，室內陳設還有花器、香爐、屏風。其實不僅是大戶人家的女子對自己的容貌十分在意，

即使出身普通人家同樣也有着一顆愛美之心。廣東博物館館藏的清代潘振鏞的《仕女圖》描繪的是一個船家女雖然沒有珠光寶氣，但仍以湖面為鏡整理自己的頭髮。

該展覽策展人、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蔡琴說：「古代女性的梳妝過程具有隱秘性和私密性，而古代繪畫中有不少描繪女性梳妝打扮的題材，為我們窺視古代女性梳妝的閨中之秘提供了途徑。繪畫中，展現的美女往往都經過精心的梳妝打扮，佩戴精緻飾品，身着多彩的衣物，煥發令人沉醉的風采。」



清尤詔、汪恭《隨園請業圖卷一》。

蘇州博物館藏

深閨困不住才華

中國封建社會的種種禮教，雖然剝奪了女子受正規教育的途徑，將她們困於閨閣之中，但卻無法困住她們與生俱來的才華與情懷。

三百多年前，在杭州西溪有一群蕙質蘭心的閨秀女子，結社唱和，組成了聞名於世的「蕉園詩社」。詩社裏每位才媛均有詩集留世，

有些詩社成員還能詩擅畫，官方史志也有記錄。此次展覽中，清代畫家尤詔、汪恭的《隨園請業圖》就畫了十三位女詩人攜詩畫赴會，在杭州寶石山莊之湖樓拜謁老師袁枚，並請其授業詩文的場景。

袁枚，浙江錢塘人（今杭州），乾嘉時期代表詩人

之一，晚號隨園老人，也稱隨園先生，他向來不同意「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念，他認為女子寫詩並不比男子差，於是在晚年開班招生，培養女詩人。《隨園請業圖》就是他專門請尤詔、汪恭兩位畫家來記錄這場盛會的場景。



清尤詔、汪恭《隨園請業圖》。蘇州博物館藏

由仕女圖探女性思想演變

借古談今

該展覽策展人、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蔡琴介紹，女性題材繪畫在中國有着極為悠久的歷史，公元前五世紀就開始出現帶有女性形象的圖案。從戰國時期的《人物龍鳳帛畫》到東晉顧愷之的《列女仁智圖》；從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宋代的《歌樂圖》再到明清兩代數不勝數的仕女畫，一幅幅精美的圖卷，不僅打開了解中國古代女性生活狀態與內心情感世界的大門，通過

圖像的變遷，還折射出各個時期的歷史、文化、思想等特點及其演變軌跡。

蔡琴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國古代女性圖像就是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和一般的書畫專家不同，我的視角是基於，男女不僅代表兩性生物學意義上的差異，而且是社會歷史與文化所賦予的不同社會角色，不同的文化和時代賦予男人和女人的特徵和角色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空間和時間內，他們也會因種族

和階級的不同而不同，性別的差異是心靈與身體、自然與文化關係的差異。性別的真正平等至今仍因頓重重，這正是我的思考所在。」

思考性別的真正平等

她認為，與古代女性一樣，其實當代女性身上也同樣被社會或者自己貼上很多標籤，「比如總有人喜歡說女性『工作好不如嫁得好』，在真正健康的婚姻關係裏，兩個人不能說是生產合作，但至少應該是共同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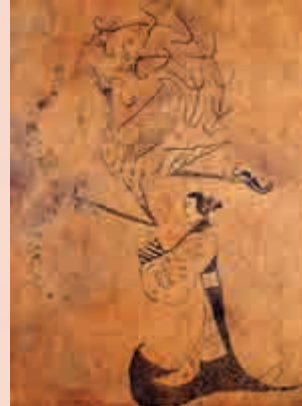
的。如果都是被動的、經濟不獨立的，那麼就算嫁個億萬富翁，最後可能還是以悲劇收場。」

「我覺得男女平權的問題放到當下討論特別有意義。相較於古代，當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已經提高了很多，這其實只是一個方面。實則，在中國當下的家庭生活中，作為女性，並沒有受到更多照顧，工作中也有很多女強人，雖然會顯示出自己很強大，但是她們並沒有真正的得到權力。策劃這個展覽並不是想通過它來解決某個問題，而是希望拋出問題進而引發大家的關注與思考。」

同時，她建議當代女性應爭取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才能走得更遠、更自由。「當代女性要有生存的技能、正確的價值觀、豐富的生活內容，這些都是建立在受教育的基礎上。兩性在價值平等、能力平等、內心平等後才能實現權力的真正平等。在這種視角下，女性不再是男性附屬品，而男女平等的依據也不再是『男性能做什么，女性也能做』。」

大公報記者 王莉

戰國《人物龍鳳帛畫》。湖南省博物館藏



東晉顧愷之《列女仁智圖》（摹本）。故宮博物院藏



明唐寅《秋風扇扇圖》。上海博物館藏